

# 唐宋世情故事

陈飞 编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 前 言

这些文字都是我八四年前后的习作。那时我正在杭州大学师从刘操南先生习治明清小说。先生一向认为古代小说起家于“茶馆”，于说书艺术的再创造尤加注意，并主张治明清小说者不仅要注意文献资料、考据分析，而且要有亲自动手写作小说的能力。我在读书中看到胡士莹先生关于“拟话本”小说衰微的感慨时，年轻气盛的我便萌生了起衰振微的念头，于是把这个念头说给友人李庆西。他当时正在出版社工作，便鼓励我做。很快我便动起手来。计划先从对古代作品的“再创造”（实际是改编）开始，待手法熟练后再进行当代的创作。遂挑选一批优秀的唐宋时代的故事材料进行尝试。先写了几篇给庆西看，得到他的认可后，我便一口气写了这么一本。

各篇所演义的故事，大抵不出唐宋传奇，有些是人们所熟悉的，不过已和其原貌有所不同：一方面，我依据“合理”的想象，对本事作了适当的拓展和加工；另一方面，又根据体制的需要和可能，揉进许多同类的故事和情节。说到“体制”，我是严守学术界所一致认同的“话本”小说的要求的，每一篇都从题目、篇首、入话、头回、正话和篇尾等几个部分予以结构，虽不足以称精心构思，自觉还是认真努力的。在叙述语言上，也尽量摹仿话本和拟话本，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口语，至于其中的

思想观念，则更多靠近今人，当然是参照着比较普通的“市井小民”的口味来述说的。整个说来，它既是一部习作，也是一种摹仿；既谈不上什么创造性，也没有什么高深的成就和意义。

书稿写成后，不幸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没能及时出版。同时我也走出校门，开始了辗转南北东西的人生孤旅。无论我走到哪里，这部书稿我总舍不得扔下。因为它毕竟是我第一个作品，而且是第一次给出版社写书，而且它的不幸又颇似我的不幸，我的坎坷也颇似它的坎坷。我们互相陪伴着旅途的风朝雨夕，也互相见证着人世的冷暖炎凉。因而它对我的意义早已超出作为书稿本身的意义了。

时过十二年后，中州古籍出版社不惜赔钱将它出版，而这时的我已不敢自谓年轻。灯下一抚，恍若隔世。已入不惑的我再次翻开这本稚拙的习作，感觉就如同一个老人面对一个少年。也许正是为了这一股“童真”，才是我愿意一仍其旧地将它奉献在读者诸君面前的真正动机。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成书到出版，友人李庆西、王继安、耿相新、康秀华等所给予的帮助令人难忘。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友人范炯。这本书不仅融入了他的热情和努力，而且也伴随着我们的友谊。不幸他英年早逝，不得及见；人去琴绝，悲何可已！而在我，谨愿献上包括本书在内的我的所有作品，代作山羞野酌，敬祭于我这位一生不渝的友人之灵！

陈 飞

一九九七年七月七日于天心居

## 目 录

- 第一卷 李章武私赠鸳鸯绮  
王忆娘情答白玉环····· (1)
- 第二卷 少年郎生死贪风流  
女娇娃离合重情义····· (24)
- 第三卷 弱女子情钟甘拼死  
粗弄夫酣醉忍断生····· (47)
- 第四卷 李君虞负约悔不尽  
霍小玉死情恨难泯····· (62)
- 第五卷 通情性任氏有异妖  
感义烈韦崑不负友····· (82)
- 第六卷 柳书生龙宫达冤苦  
洞庭女人间结眷属····· (102)
- 第七卷 历辛苦谭意哥守贞  
经辗转张正字念旧····· (118)
- 第八卷 御沟水绵绵传幽思  
红叶诗恰恰作良媒····· (132)
- 第九卷 甜蜜蜜贵妃独占春

	点滴滴明皇孤闻雨·····	(146)
第十卷	赵官家私幸青楼女	
	李师师慨捐缠头金·····	(175)
第十一卷	崔公子义脱绣罗袍	
	鲍仙姑感赠井冈艾·····	(192)
第十二卷	复大仇神娘阳乞师	
	张正义勇将阴酬志·····	(206)
第十三卷	争团圉娇娘吞死药	
	感恩爱义士饮利剑·····	(222)
第十四卷	红拂女俏眼识俊士	
	虬髯客神行访异人·····	(242)
第十五卷	老尼姑深山传绝技	
	小娘子乱世显奇功·····	(255)
第十六卷	多情妓心机寓指掌	
	重义奴豪气付言行·····	(270)
第十七卷	承天象人间有宝镜	
	显灵威世上净妖魔·····	(281)
第十八卷	白猿精半夜盗美妇	
	欧阳纆正午得爱妻·····	(297)
第十九卷	张直方恶名震上下	
	王知古好事关人妖·····	(311)
第二十卷	卢书生梦醒邯郸道	
	淳游士睡迷槐安国·····	(323)

## 第一卷 李章武私赠鸳鸯绮 王忆娘情答白玉环

水不西归月暂圆，  
令人惆怅古城边，  
萧条明月分歧路，  
知更相逢在何年。

这四句言语，不知何人所作，道的是时光易逝，欢会苦少。看官听说，人生一世，总共亦不过六七十年光阴，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比之宇宙大千，真如同白驹过隙，一弹指间而已，故而人未有不珍惜时间的。贫苦之人，尚且恋生畏死，更莫说福祿双全人家。所以古之帝王天子如秦皇汉武之辈，都曾广求仙药，以期长生不死。看官试想，他何若真个不死，这国家还不知是个甚么模样呢，当然这是设想之空话。再说那些有情之人，黑白厮守，恨不能拉长了日子一天都作一年过，更觉时光太疾，追者不能。一旦一方早归黄泉，另一方便少不了个朝思暮想，思者既切，求之不能，便常有梦中欢会之事。或者谓此乃精诚所致，阴魂出窍，同游阴府，实则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醒来皆是一枕黄粱。虽然

如此，还是有人情愿长梦不醒的。正是：

梦里不知身是客，  
一尝贪欢如在家。

且说大唐朝晋昌县有一书生，姓唐名暄。自幼与其姑之女妙娘约为婚姻。小娘子生得千伶百俐，自小藏在深闺，念书习字，知诗达礼。稍大便埋头针黹女红，最精那描鸾绣凤之艺，又兼容貌出众，品行端庄，远近知者无不羡叹。那唐暄长大成人，亦生得风流标致。眼见二人皆及婚嫁之年，两家父母遂义定吉日，为其成就了百年之好，洞房之中，案前枕畔，两情脉脉，温存无比。一年之后，生得一女唤作阿美，自此夫妻更是恩爱，阿美方满月，唐暄因要求点功名，做番事业，便打点行装要前往长安。那妙娘少不得哭哭啼啼，不忍分别。唐暄也是满心不自在，然而事不得已，只好温言宽慰道：“娘子在家，好自珍重，哺育阿美。某此去功名成与不成，必当使人及早报信与你。男子汉大丈夫总不能老在檐下，依恋妇人女子而弃却前程。”妙娘亦是明白人，只觉心中难过，乃道：“郎君所言极是，功名前程，大丈夫不可不求，然而世人福分有定，岂可强求，郎君此去，成功即速来信，不成即速还乡。妾见山间乡野，万户千家，夫妻相守，男耕女织，亦自有一种乐趣，郎君不必过于认真就是。”唐暄点了一回头，叹了一口气，挥手上路，妙娘意迎目送，甚是不舍。这真是：

忽见陌头杨柳色，  
悔叫夫婿觅封侯。

按下妙娘送别不提。却说唐暉来至京师，文战<sup>(1)</sup>连连不胜，一晃光阴便是五年。思念起妙娘之语，乃叹道：“娘子所说正是，看来某命里注定不该发达。幸好家中薄有田产，不若归去来兮。”于是背了行囊，跨了马匹，往乡关而来。一日宿于客栈，方得睡去，朦胧中见其妻先是隔花而泣，然后又窥井而笑，忙上前接言，不意一足陷入井中，大叫一声，顿然惊醒，浑身冷汗淋漓。唐暉心中大是不安。适逢有日者<sup>(2)</sup>自门前经过，唐暉忙邀入室内，施礼道：“某夜来一梦甚奇，先生能为原之乎？”日者道：“且请将情形详细道来。”于是唐暉如此这般述说一遍，日者大惊，“如此说来，老夫不敢言矣！”起身便走，唐暉一把扯住，央求道：“先生且留步，某乃读书明理之人，吉凶福祸，皆命中注定，先生直管明示，某决无怨言。”说罢取碎银一块，递与日者道：“些许银两，权作酬劳。”日者谦辞一番，收入囊中，便对唐暉道：“客官此梦，主大不吉祥也。隔花而泣者，是颜色随风凋谢也，窥井而笑者，喜于黄泉之路也。客官妻小，恐有不测。”言罢出门而去，唐暉听罢，若惊雷击顶，心中恐惧，神思都乱，疾忙上马，日夜兼程向家中奔来。这日行近家乡，远远望见自家屋顶墙门，心中又怕又急。及至叫开门，相迎者唯老母及侍婢而已。唐暉忙问妙娘母女，举家啼哭，原来已死去三年多矣。唐暉闻言，眼前发黑，一头栽倒，人事不省。及其醒

---

(1) 文战：指科举考试，旧时应考者武士迎战故曰文战。

(2) 日者：旧时以观候卜筮为生的人。



来，已是半夜时分。起视室内，旧物犹在，罗帐绮帘，一如往时。唐晷睹物思人，不知是梦是醒，自此悲恨郁结，思念成疾。每日昏昏沉沉，神情恍惚，茶饭不进。一日独坐房中，览妙娘昔日彩笺旧稿，不禁悲从中来，乃援笔作悼亡诗一首道：

常时华堂静，  
笑语度更筹。  
恍惚人事改，  
冥冥委荒丘。  
阳原歌薤露：<sup>(1)</sup>，  
阴壑悼藏舟。  
清夜妆台月，  
空想画眉愁。

人夜，唐晷不能成眠，复吟此诗。忽闻暗中隐隐有哭泣之声，由远而近。唐晷惊异，跪于妙娘灵位之前，焚香合掌祈曰：“若是娘子地下有灵，何惜相见一叙，勿以幽显隔绝宿昔恩爱也。”哭泣声止。有妇人之声曰：“妾即妙娘也。闻郎君悲吟凄怆，不以阴魄见弃，特来以声相闻。”唐晷惊喜流泪道：“心中之事，非三言两语能尽。但愿一睹娘子容颜，虽死不恨。”妙娘曰：“非妾不欲相见也。然而阴阳道隔，相见殊难，

---

(1) 薤露 为乐府《相和曲》名，相传原为齐国东部（今山东东部）的民谣挽歌，汉时有薤露曲，用以送王公贵人出殡。薤露，是指人生短暂若薤叶上的露水一般。

且恐郎君心中疑惧，反为不美。”唐晷恳求道：“你我情若一人，死且不惧，尚有何疑心？若娘子阴途难涉，某愿以死赴会。”妙娘道：“万万使不得，郎君稍待，妾稍间即至。”俄而，便闻环佩玲珑，幽香阵阵。妙娘翩然而至，服饰未改而眉目含愁。唐晷上前泣拜，妙娘亦答拜。素手相牵，四目流泪，妙娘道：“自郎君去后，妾不久即染疾而死。身虽属阴间而相思之情未尝暂忘，阴司官吏感我俩相思精诚，特许妾归来与郎君一会。”唐晷转忧为喜，乃命家人列瑟，而后共入内室就座。妙娘道：“阴阳尊卑，以生人为贵，请郎君先坐。”既坐，妙娘乃唤人备酒食来。所唤人名，皆唐晷所烧化之纸人之名。于是二人饮酒叙旧，宛若平日，少焉，妙娘道：“郎君岂不思阿美乎？今已长成矣。”唐晷道：“阿美亡时，方在摇篮之中，地下岂亦受岁乎？”妙娘道：“阴间过年添岁，与人间无异。”于是妙娘唤罗敷领阿美来拜见父亲，唐晷惊道：“罗敷已于开元十八年被我典与仙州康家，闻其已死，如何又得随侍娘子？”妙娘道：“妾因阿美年幼，尚需人看管，知罗敷勤快，便将其赎了回来。”说话间，罗敷已领阿美至，唐晷看阿美，果是长得可爱，罗敷向唐晷道了安。妙娘道：“阿美快叫父亲。”阿美含羞作态，叫了声：“阿爷”。唐晷悲喜交集，一把揽过阿美，抚着头发，泫然泪下。妙娘道：“莫要抱她，以免受惊。”遂命罗敷将阿美领去，不觉时交三更，唐晷拥持妙娘入帐就枕，夫妇之事，一如常人，但觉妙娘手脚微冷耳。唐

暄问道：“娘子在冥间居于何处？”妙娘道：“与阿舅<sup>(1)</sup>同居一宅。”唐暄道：“娘子既与常人无异，何不重返人间，与某再继欢好？”妙娘曰：“人死之后，魂魄异处，皆有所隶属，与形骸躯体了无关涉，正若梦中，但记其事，不知其身，故未经冥司特许，决无再生之理。”唐暄叹息道：“既然如此，某愿死而同穴。”妙娘曰：“合葬之礼，仅可同形骸而已。至于精神，人莫能见，是合是分，尚待其人自主。”唐暄又问道：“冥间亦有再嫁之事乎？”妙娘道：“有之，然而贞邪各异，因人而别。阿舅曾劝妾改从北庭都护郑乾观之侄郑明远，妾发誓宁死不从，此事遂寝。”正是情浓夜短，二人方值绸缪<sup>(2)</sup>之际，忽有老嫗传道：“天将明矣，冥司催回。”妙娘只得下床来，整衣系带，与唐暄挥泪告别，转顾之间，已不见踪影。唐暄茫然，唯觉室内余香尚在。还视枕上，有罗帕一只，上有诗四句道：

阍阶兔月斜，  
银烛半含花。  
自怜长夜客，  
泉路以为家。

头回说过，且归正本。

大唐长安城里，有一书生姓李名章武单字飞。本贯中山人氏。要说这李章武，确是城中数一数二的人物。首先得说

---

(1) 阿舅 指丈夫之父。

(2) 绸缪 犹言缠绵、是说情意深厚之极。

他是个才子，自幼博闻强记，凡事经眼便明，过目不忘。读书十行俱下，手不停翻，倒背如流。八岁能属文，十岁精诗律，下笔千言，立马可待。人都道他是贾谊再世，曹植后身。再要说他那好仪表。生得唇红齿白，潇洒利落，气宇轩昂，飘飘有出尘之姿。还得说他好品行。弘道自高，朴素自然。轻财傲物，疾恶如仇。待人平易，最重真情。出身于官宦人家，年已二十，却不曾婚娶。虽媒婆踏破门槛，父母心急如焚，章武偏是没看上一家小姐，谓父母道：“婚姻之事，关系非小，媒妁之言，如何能听。儿必当自择佳偶，望父母勿相催逼。”父母也是念他为独生子，一向宠爱惯了，只好随他自作主张。

偏偏这李章武于钗环<sup>(1)</sup> 男女之事，并不十分在意。最好的是收藏古物，结交朋友。因而于古人器物辨识精敏，时人鲜及<sup>(2)</sup>。一遇上珍奇罕见者，不惜重价购藏，时人每将他比作张华<sup>(3)</sup>。章武有一友人，唤作崔信，现为华州别驾。二人情若手足，交称莫逆。且与章武有同好。一日章武自思道：“我如今年已不小，眼见朋友们纷纷做官出仕去了，自己还是一介布衣。亦应收心读书，觑便挣个功名才是。”又转念道：“功名却为何物，使我不得适意？不若云游天下，饱览名山大川，方是快意之事。”又一想：“父母年岁已高，膝下

---

(1) 钗环 皆为旧时女人装饰物，代指女人。

(2) 鲜及 很少能赶得上

(3) 张华 字茂先，晋代学术家、诗人，以博闻多识著称。据说曾著《博物志》一书。

唯我一人，至今未行婚娶，已令其忧心忡忡，若再远走，必然不肯放行。这却如何是好？”章武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遂出离书房，来至堂前，见了父母说道：“禀知父母，儿已思量妥了。欲往华州友人崔信处，一来寻个职事做做，终不能总让父母养活，二来寻个可意女子，以了结终身大事；三来可以出去散散心，老是闷坐书斋，心神都不畅快，怕日子一久，闷出病来。”父母见他表情真切，言语诚恳，句句在理，哪有不允？遂唤来家人杨果，吩咐道：“相公欲往华州有事，命汝跟随听用，汝可速去料理。”杨果领命去了。话须简捷。备好了马匹行囊，择了吉日，老父母千叮咛万嘱咐，送他两个出离家门。主仆俩拜别了二老，策马就道，一路奔华州而来。正是：

主人宽和仆忠义，

马蹄轻健道路平。

一路无话，这日来到华州。崔信见了，自然是欣喜不已，少不得安排酒食，为章武洗尘。又择一清静之所让其居住，安顿已毕，主仆二人便住了下来。崔信公务不甚多，常得清闲，来与章武谈古论今，侃侃无倦。一日章武兴致大发欲往城里走走，一来看看华州风情民物，二来想寻寻古物。于是二人并马而行，方至市北街上，便远远地见一汉子手捧一匣，沿街叫卖：“家藏玉器，稀世珍宝，若遇有识者，情愿廉价出卖。”二人一听，忙催马上前，就在将至未至之际，忽见路边一宅院偏门，“呀”然而开，从中走出一个青衣侍婢来，谓那汉子道：“我家娘子，最能识玉，令奴将去一辨。”汉

子道：“如此甚好。只是明话明说，此玉乃我传家之宝，如今家遭不幸，急须变卖。你家娘子一见谅无不中意之理。只是须得有个把柄我方敢将玉交与你。”青衣正犯踌躇，忽见院内楼上窗帘一挑，显出个美貌妇人来，谓汉子道：“但交与她不妨事。”汉子见主母亲口要看，不敢怠慢，便交与侍婢，将人内去。正当妇人说话之际，章武马已驶至近前，举头一看，只见她：

眉若春山淡淡，目含秋水清清。芙蓉面羞却  
百花，玉兰姿压倒群芳。分明是思凡下界瑶池  
女，又似抱怨出塞王昭君。

章武一眼看罢，六神已失，坐于马上，几乎不能自持。暗叹世间竟有如此美人，崔信赶上，见他痴痴呆呆，不知何事，问他数声，方才含糊答应，此时那青衣复走出，谓那汉子道：“我家娘子说果是好玉，命奴将价钱如数奉上。”那汉子接了钱，匆匆而去，青衣亦回身掩门。章武伫立良久，崔信以为他为未能买那玉而烦恼，乃劝道：“贤弟何必在意，华州美玉要有尽有，他日必然另获珍奇。”因催章武前行，章武摇头道：“弟已无心游玩，且回府去。”崔信见他自扫兴，只得随他一路默默无言而回。

却说李章武一心恋上了那女子，夜来辗转反侧，不能成眠。一连几日，闷闷不乐。家人杨果以为他身子不好，问是否延医诊治；章武道声不必，仍自烦恼。暗思道：我平日多少名门闺秀，俱不放在眼里，今日见这女子，却如失魂一般，若不想个法儿得以亲近，便在此想死也是枉然。于是谓

崔信道：“华州城外，弟颇有几家亲戚，欲带杨果前往走走。弟既来此若不往探视，于礼不通也。”崔信道：“说得也是。弟请自便。”章武哪里去走甚么亲戚，而是带了杨果，直奔市北街而来。寻着了那妇人之宅，便上前叩门。不多时门开，正是前日那买玉青衣，含笑而立，问道：“客官有何事体？”章武道：“敢烦姐姐入禀贵主一声，道是长安李章武来此访友，却巧友人出门未归，无处栖身，愿就贵宅赁房暂居，待友人归来，便速搬迁，至于赁金多少，任凭收取。”青衣道：“按说我家本是开店为业，故而颇多闲房。只是主人去岁病逝，娘子新寡，因闭了店门。如今客官之请，恐不能见允。”章武一听，心中暗喜，乃央求道：“烦姐姐主母面前，恳词禀报。好歹也就住几日便去。某乃读书之人，每日只在房中，并不远走，他人亦不能知之。”青衣见他苦苦央求，便道：“你且稍待，我去禀知。”抽身便回。良久方出。章武不知吉凶，忙问如何？青衣道：“算你运气好，娘子初时不允，及奴说你是书香子弟，为人忠厚，方才依允。然而不可久住。”章武喜极，连连施礼道：“多谢姐姐，来日必有重报。”于是命杨果搬进行囊，僦居<sup>(1)</sup>下来。

起初两日，章武尚能忍着性儿坐在房中。然而手把书卷，心神早已飞到楼上。全不知那书上写得是甚么东西。至第三日，已是坐卧不宁，自思道：“好不容易赁得此宅，如今美人就在身边，近若咫尺，却不得相见一面，却如何是好？”

---

(1) 僦居 赁房居住。

左思右想，没有头绪。于是来至庭中散步。忽见那侍婢走过，章武上前施礼道：“姐姐请借一步说话。”侍婢带笑而立道：“客官有何吩咐？”章武道：“小生蒙姐姐关照，方得安居于此，然至今尚不知姐姐芳名如何？是以请教。”侍婢道：“先生好说。奴婢家有甚值得动问，只管唤我翠儿便是。”说罢抿嘴一笑。章武道：“前日姐姐买玉。有二人立马路旁，不知姐姐尚能忆得否？”翠儿沉思片刻道：“客官莫非便是那骑白马之人？”章武道：“姐姐好记性，那人正是小生。那日亦欲购那物件，不想被你家娘子先我而得矣。敢问姐姐，那是件甚么玉器？”翠儿道：“客官有所不知，我家娘子平日极是喜欢字画古玩，故一听说卖玉器人至，便催奴婢下楼。那日所购，乃是一精莹剔透白玉环儿。娘子一见，便知是秦昭王时之物，连称罕见，二话没说便买了下来。如今每日不看也得看上两遍。”章武叹惜道：“如此宝物，小生若是早到一时，便为我所有矣。”翠儿道：“客官亦喜爱收藏玉器？”章武道：“岂止喜爱，直是视之若命矣。”翠儿笑道：“先生若真是如此，便不愁得不到那玉矣。”章武不解，问道：“此话怎讲？”翠儿道：“娘子尝云：美玉不在于何人手中，而患世无识者。果有赏识之人，才能是真爱玉者，便是平白送与他，也是物归其所矣。如此说来，先生若果能识之，娘子岂不是亦甘愿平白送与乎？”章武细品翠儿所说，甚觉语出不凡，似有寄托，因问道：“你家主母姓氏为谁？家世如何？此语句句沉重，非常人能道。”翠儿低眉敛容道：“我家娘子姓王，老爷夫人皆唤她忆娘。本亦是州使之女，世代官宦。自幼便许与户部刘郎中之子为妻，



刘王两家，本是相知，各自情愿，便以为万无一失。谁料我家老爷因被一逆案牵累，问成死罪，全家籍没入官。幸有旧交为出计，言将小姐出嫁，可免入官。不想刘家惧祸，见王家大势已去，便起了不仁之心，翻脸悔约，气得夫人小姐眼泪往肚里咽。仓卒之际，经人说合，便下嫁到这客店张家。夫家因世代经营此业，颇有积蓄。然而张家子乃是个胸无点墨酒色之徒，可怜小姐金枝玉叶一般，白白被投入粪坑，满腹学问才华，只得听其自烂。婚后不久，小姐因厌恶张家子，颇不给他好颜色看。那子自觉没趣，情与便浅，又欺王家无人，便行肆虐。且时常出外狎妓宿娼。久而久之，弄得烟黄枯瘦，气息奄奄，一命归天去了。如今娘子孀居，反倒觉着清静。”章武听罢，连连长叹道：“真是红颜薄命。然则忆娘年纪轻轻，甘愿为那厮守寡终生乎？”翠儿道：“张子死后，前来央亲者不少，娘子皆未允诺。曾道：张子无行止，亦不值得为他守命终身，然而须择一书香子弟，品行端正，懂得惜香怜玉之人，方可托以终身。万不能听人摆布，再入火坑。因而一拖至于今日，尚无中意之人。只是近日意态慵倦<sup>〔1〕</sup>，不知为何？”翠儿说到这里，抬头看看日头，忙道：“时候不早，奴得回去也。”章武欲待说话，翠儿已走出庭院，向后宅去了。

章武自从翠儿那里得知忆娘身世，爱慕之心上又加了几分怜悯之情，更思一见忆娘，吐尽心曲。只是苦于无机缘。

---

〔1〕慵倦 即懒散不振之态。